

玄天什么都好。他几乎是村子里的一个完人了。

他的脸最接近国字脸,鼻梁高挺,双目深陷,法令纹深刻,永远若有所思却又杀伐果断的样子。他的头发最有个性,像风中奔跑的茅草,发丝根根直立,凌乱,整体上又有章法,让他的脑袋看上去像一座怪石嶙峋的山丘。他走动时,那些头发迎着风,随时要将他的整个脑袋拨到脊梁后面去,如果有人能这样旋转自己的脑袋,玄天一定是第一个。

我小时候最敬佩的人就是玄天,想,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。然而,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我,甚至将我的名字叫错。我的名字是永伢,他一直喊我云伢。这让我颇不忿。

喜凤是个最不起眼的婶婶,脸一直皱缩着,我见到她的时候她不过四十岁,但她仿佛活了五百年的样子,早就厌倦了活在世上这件事。她爱干净,挑剔,严厉,她的眼睛很小,浑浊,像在看什么,又似乎什么都没看。她总是不耐烦,脾气暴躁,尖锐的眼神穿透窗格,扫射过我们这些在野地里疯的孩子。她是玄天的老婆。

玄天在镇上做事。具体做什么,我不清楚。他似乎是公家人。他会修手扶拖拉机、收音机、钢笔,还会打铁。不过,我没见过他打铁的样子。镇上有一家农机厂,我见过师傅在厂里抡大锤的样子,红通通的铁块变成了烧红的山芋,师傅的衣服比铁皮还黑还脏。玄天的衣服是整洁的,笔挺的。他或者在另一个厂里也未可知。

春末夏初,头年的稻子吃完了,今年的稻子还在孕穗,有些人家断炊了,就去玄天家借钱。玄天从不让乡亲们空手。喜凤不喜欢人家去借钱,但她拦不住玄天,她只会乌着脸不说话。玄天说,你以为我想借钱呀,你一个奶奶们,懂什么。

玄天在村子里说话堂堂响,我原以为是他长身大个的缘故,其实另有原因,他手里很有钱。

他家里有田有地,他在镇上还有工资,对了,他家就俩人。没有老人,没有孩子,当然有余钱。

他本来有个儿子,比我大两岁,叫宇宙。十岁时,宇宙在冬天结冰的水塘上奔跑,我也奔跑。我胆小,看到冰面有裂纹,就大声呼喊,宇宙,不要跑了,不要跑了。

宇宙环视水塘,朝我一指,胆小鬼,没出息!说完,驾——继续向水塘中央策马狂奔。

宇宙人小,心大,他怎么就看不清脚下都是冰块呢,冰块下面是比冰还要寒冷的塘水啊。那些孤独的狂野的水,对

冬天的人类是不友好的。

我听到水塘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,那是冰块在宇宙脚下发出的悲鸣。我不要命地跑,跑向岸边,爬上塘坝,回头看,宇宙只剩下脑袋上的一撮黑发。我跑遍村子喊人,那天下午,大人都到河西坝挑河泥去了。

然后,村子里就没有宇宙了。喜凤婶见了我总说,你都不会拿根棍子搭他一把手?

玄天叔只说过我一句,云伢,没用的东西。

他们再也没有生出一男一女,玄天到镇上做事,家里就喜凤一人,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走来走去,将褥子、柜子、桌子、水缸、灶台擦得能照见人影。

清明祭祖,大家在油菜花田西南角一片向阳的坡地上摆好了猪头、茶酒、鲤鱼、烛台。准备好了鞭炮,纸钱。全村的人都到齐了。玄天没来。

祖宗是大家的祖宗,他要来举行主祭仪式,但他就是迟迟不来。大家安静地等着他的出现。有人小声嘀咕,就有人一旁提醒,你忘了,你才问他借过钱粮?

半个小时,一个小时过去了,玄天姗姗来迟。藏青色衣服映着干净的脸,他跟每个农民都不一样。他天生脸色凝重,宇宙没有了,他更少有笑脸。

他为什么总是迟到呢?

大家排好了祭品,捻好了纸钱,所有的东西清点了一遍又一遍,他不知道大家盼着他快点出现,主持村子里最重大的事务吗?

大家低眉顺眼惯了,玄天每年迟到,老人会说,他忙,操心的事多,再等他一会,不急。我们又没什么事,最多不过少捡一泡牛粪。

半老的人说,他的宇宙没了,这场合,他难受。再等等吧。

年轻的人说,我们先放炮吧?放炮了他准会来。

老人呵斥,别胡闹。

一个从外乡刚入赘来的女婿说,玄天是什么人?他以为他是宇宙中心?

村子里人听到宇宙的名字,赶紧说,别瞎讲。招赘人家的岳父狠狠剜女婿一眼,就你能,能得眼泪朝上淌。

清明天气,阴晴不定。玄天出现时,天幕也放晴了。仿佛什么都没发生,仿佛大家也刚刚走到祖坟地里,他来了,开始上香烛,点着黄表,元宝。嘴里念念有词。他安排人抬猪头,摆正方向,又命人燃放鞭炮。

他来了,就像黑屋子里的电灯次第亮堂起来,一切井然有序,一切妥帖安稳。他是村子里的头人,就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,在油菜花下站着看他,也能看懂。

月光城 小说

天平瞎子 天妹眼屎

冯渊

天平跟玄天没有任何瓜葛,他只是个一无所有的瞎子。

天妹跟玄天和天平都没有关系,她只是一个脏兮兮的孤老太婆。

村里嘲笑一个人邋遢,不直说,只念叨一句:天平瞎子,天妹眼屎。意思是,你跟天平是天妹是一类人物了。

多年以后,读《诗经》,看《毛诗序》说“上以风化下,下以风刺上,主文而谲谏,言之者无罪,闻之者足戒,故曰风”,才知吾乡也是王化之地,不识之无的村民,也会讽喻谏。

这两个人我都见过。天平不苟言笑,他也许是个爱干净的人,但老天拿走了他的眼睛,他怎么打理自己呢?我在开满蚕豆花的地边看到他拄着拐杖,拐杖上有一个小铜铃,他的衣服不脏,青色黑色的衣裤上没有泥点子,这就是干净。他的眼睛,是两个小小的白色的漩涡。他靠算命打卦谋生。谁家的牛丢了,问他。他掐指,说在西畈。果然在西畈。又有人猪跑了,他掐指,说在坝头山。果然在坝头山,那猪在莲花塘塘坝上拱地。

有时候也不准。他说在喜凤家跑丢的大黑猫在泥塘河边汪洋庙,结果却在幸福河边观音寺里。有人嘲笑,天平说,没错,它先是在汪洋庙,后来跑到观音寺去了。

天平打卦不是很准。大家遇到什么事也去讨教,并不为着信他,也按照他说的去做,万一找到了呢?

谁家婚丧嫁娶、新屋落成、孩子考上学校,都要办酒席,这时,大家都替他留一个位子。他摇着铜铃从田埂上过来,安然就坐,不紧不慢吃席,保持他的体面。

天妹是个孤老太,全家就她一个人。穿着不讲究,也不洗脸,常常见到她两眼挂着眼屎。她有一只洋锅。所谓洋锅,并不是锅,而是陶制的碗。褐色,三五分钱一只,白瓷碗要四毛钱一只。她吃了上顿,下顿就找不到碗,使碗太费钱了,所以,她常常是捧着一只洋锅,走过田野,到办事的人家讨肉吃。

她的胃口特别好,消息也十分灵通,方圆几十里,几天之中总有人家办事,她总能得到消息,也就常常能吃到肉。有人问他,天妹,今天是谁家的宴席呀?她说,黄排曹老大小儿子结婚了。黄排村在我家西北角。

天妹,今天又是谁家呀?龙嘴头潘毛头的女儿出嫁。龙嘴头在我家西南角。

这些人跟我们村都没有亲戚关系,天妹不需要任何关系,

她有一只洋锅,到谁家,谁都不会拒绝这样一个孤老婆子。

她的洋锅常常是油汪汪的。奔走在田埂、水塘、河坝上,那时候,我一个月也难吃到一次肉,她三天两头就能吃到一次。单是吃肉这一点,她是幸福的。但是她没有坐席,只能到后厨,好心的厨师都会舀一勺肉菜给她。如果是老人去世,是肉烧豆腐;如果是结婚生子这类喜事,就全是红烧肉。她站着吃,津津有味,嘴角都是油。

宇宙十岁离开了爹娘,过了七八年,喜凤念子心切,有点疯疯癫癫,玄天莫可奈何。天平说,孩子大了,得配阴婚。天平不仅会打卦,对阴阳法事也颇通晓。配阴婚,就是给那些未成年就死去的孩子配上另一个不幸夭折的对象,孩子在另一个世界成双成对,父母此世也就完成了给孩子婚配的义务,从此以后,两不相扰。

《周礼》“禁迁葬者与嫁殇者”,意思是并不主张配阴婚,可见自古即有此风。天平有没有听师傅讲过周礼,我不清楚,但是一些植根底层的风习,总是在实践中传播的。

天平打听到武昌湖边的常屋有个女孩病亡,年龄和宇宙差不多。两边奔走,说定了。

那一天,玄天请了大厨做了十桌酒席,都是上好的菜肴,专门宴请本村的男女老少。喜凤难得露出笑脸。梳洗定站在大门口,准备招呼来客。

日上三竿,没有一个人赴宴。那个外乡女婿说他去年承包了一块鱼田,卖出了好价钱,请大家去镇上酒店吃席,也摆了十桌。

镇上的酒店味道兴许更好,大家就没人没肺去镇上。

玄天家的喜宴,天平来了,天妹来了。

就他们两个人来为宇宙完婚庆贺。

天妹第一次坐上酒桌,吃得一头一脸汗,灰白的头发上都是猪油。

